

在国外过中国年

李乃乾

到了文物宝贝似的,用手托着反复看,不忍放下。最有趣的是在国外出生刚一岁多的小孙女佳俊,一边用手指着饺子袋,一边用好奇的目光望着大人问:“爷爷这是啥?这是啥?”老伴忙把孙女搂在怀里,指着饺子袋解释:“孩子,这是咱中国人包的过年饺子……”过了两天,媳妇抱着两箱方便面回来了,老远就乐呵呵说:“爸,妈,我买回中国方便食品了!你看中国河南漯河南街村生产的,全家围着方便面又乐呵呵地谈论开了:“要不是改革开放搞活经济,咱河南的生意咋能做到国外啊!”又过了两天,儿子又在百利鲜商店买到了咱河南驻马店生产的调料三叉香。天天找,天天逛,眼看快到腊月初八啦!俗话说,吃了腊八饭就把年货办!按照老家习惯,饺子炸好了,丸子炸好了,该买的都买了,有些实在买不到中国的,只好用外国的代替。总而言之年货办得差不多了,但有一项,还没买到门上贴的“福”字和大红春联,是啊!大过年的,门上连个春联都没有叫啥辞旧迎新呢?想了半天我说:“这几天再找找,实在找不到,如能买到毛笔大红纸也中!咱自己写,我虽然书法写得不好,但过去在老家也写过,每年从二十三祭灶忙到三十给邻居写春联,后来工作进城了,才算不写了。”儿子考虑一下说:“找找看,实在买不到,只好这样办!”可是真的写春联,难题又来了,市场上红纸、毛笔基本上看不到怎么买啊!就这样,我们全家都动员到唐人街、跑华人商店,到中国驻外领事馆附近,终于花10美元买

贴了一副用金字印的“福”字和大红春联。年三十贴在住宅大门上,红底金字,熠熠生辉,庄重大方,非常醒目,许多老外路过门前都要停下来,高兴地望一望,有的还跳起大拇指赞扬几句,有的甚至跑回家拿来相机照相留念。

就这样全家经过二十多天的忙乎,在外围人是多数,我们中国人是极少数的情况下,按中国人的过年习惯,年货总算办齐了。年三十晚上外面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,室内全家老小其乐融融,春意盎然,全家围在电视机前,看着笑声朗朗,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的春节晚会,手里端着热气腾腾的思念水饺,心里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,一会爱看雪景的小孙女源源从窗前跑过去:“爷爷,爸爸!门外雪地里叔叔!”我和儿子马上跑到窗前,拉开窗帘一看,外面大雪还在下着,雪地里站着几个人,脸蛋红红的,浑身上下像雪人一样,嘴里冒着热气,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的大门,小声议论着,我不由大喊了几声:“儿子,快开门!是中国人!都是中国人!”说着我们赶快打开门,客气地大声说:“新年好!新年好!快!外面冷,快到屋里坐!屋里坐!”其中一个身材魁梧,红脸膛,头戴鸭舌帽的,六十来岁的老人说:俺姓葛,上海人,俺几个都是路过这里,一看你们门上贴的红对联,想着住户一定是咱中国人!在国外多年没过中国年了,没看到红春联了,所以,我们几个过路人都不走了,停下看春联,讨论开了,因为在这没事先和主人预约,未经主人同意,敲门是犯法的,所以,我们没敢惊动您,哎呀!啥子犯法呀,中国人到那都是一家人!我姓林,祖籍广东、香港来的,随着大家的介绍,儿子端上了水果瓜子,我把从国内带来的头等信阳毛尖茶泡上给每位客人敬上一杯,大家嗑着瓜子,喝着家乡的茶水,看着电视上转播的中国春晚,大家的心好像飞回了祖国。

去年秋天,我和老伴应儿子媳妇邀请,签证申请去国外探亲过年。虽然我们都是在过六旬的人了,但每年盼年节的童心没变,每到腊月就开始擦窗户,打扫房间,合计着如何给孩子买新衣服、买青菜、鸡、鸭、鱼、肉、火锅料、饺子、鞭炮、烟酒、瓜子、春联、糖果等年货,尤其蒸大白馒头、枣花山,一过腊八就开始了,看谁家蒸的早,蒸的好,蒸的多,这是国内情况,可是今年是在不过中国传统春节的国外呀,年货如何办?节如何过呢?于是一边腊月我便给孩子开家庭会说:你们来这多年了,都是跟着人家西方过圣诞节,今年我们是第一次来外国过年,不管咋过不能把老祖宗兴下的传统文化给忘了,越是在洋人那里,越要注意弘扬我们中国的文化,衣服穿戴打扮不计较,但其他年货尽量买咱中国的,外国人每年把圣诞节、感恩节,搞得张灯结彩,红红火火,咱们把中国的传统春节也搞得热火朝天,喜气洋洋,让外国朋友也觉得中国传统春节文化是了不起的,甚至是辉煌灿烂的,可是在这充满黄头发、蓝眼睛的西方,到处是教堂林立,皮沙、酒吧、面包房比比皆是的地方,要办中国年货,过中国年谈何容易啊!为了安抚老人的心,孩子们仍口口声声地说:要买中国年货,我们无非多跑点路,多打些电话,为了一般早上上班时间是上午八点半,中午不回家,下午五点半下班。可有一次都晚上八点了儿子还没回来,一会儿忽然打电话说:“爸妈!我在华人开的大统华商场发现有咱郑州生产的思念饺子啊!还有元宵、粽子……”是郑州那个思念吗?”我高兴地问:“对!中国郑州生产的,一点不错!一点不错!”“好!多买几袋!多买几袋!”“爸妈!我一下买了八袋!”

万事如意 陆康 “好!好!”回来后,全家高兴得像找

冬至那天,我去买红纸,碰上熟人,他惊讶:“你不照相了?”我说:“不照了,写点春联。”他纳闷:“守着书法家,干吗写春联?”我淡淡一笑说:“书法家天天有人请他写,他哪里有空给自家写?所以,他家每年贴的春联,都是从大街上买来的,我咋好再麻烦人家?”友人说:“上街买几副,最省事。”我说:“也是。”这些年,生活节奏快了,人们为了贪图省劲儿,谁还自编写春联呢?每逢春节,印刷好的门神、门

随笔 张文明 编撰春联

家按照我所希冀的憧憬实现了。那么,即将面临的2009年的春联,我们又该寄托什么样的希望呢?我思索了一下,根据我和妻治好了骨质增生,脚脚麻利了,打拳走路,虎虎生风,再也不要腿疼之苦,便挥笔拟道:“告别骨病,迈开双腿走大道;抗击风暴,团结一心奔小康。”横联是:“生机盎然”,借以抒发了内心的喜悦,又展望了未来的幸福。然而,言犹未尽:那大熊猫赴台,全球金融

危机,我国制定“拉动内需”,化解经济危机的政策……这么多的国事、天下事,还是值得说说的。稍加思维,我提笔写道:“赠送熊猫国宝/海峡两岸/团团圆圆;应对金融风暴/中华一家/美美满满。”横批是:“图强复兴”。通过熊猫赴台,两岸的中华民族加强团结,并以两只大熊猫的名字作为昵称,并于全球金融风暴中,携手共御经济危机,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,才是我们所期盼的!也许,自编的春联不大符合编写对联所要求的平仄对仗,但能够贴近生活,贴近时代,即使不够完美,只要能够抒发个人的心愿,也就可以了。

对于北京电影学院“78班”的报道,“野史”多于正史,“道听途说”多于历史事实,主观臆断多于本来面目,本书的写作初衷就是要以相对细致的结构和翔实资料,给社会呈现出一个相对完整的1978—1982年的北京电影学院“78班”成长和教学的历史过程。

本书分了26个部分和4篇附属文章,对往事进行细致和全面的回顾,也披露了许多不曾为人所知的事件和情况,梳理了“78班”四年大学真实的生活过程和经历,用脚饮水的牛:非洲有一种名叫“非罗隆多特”的牛。令人惊异的是:这种牛饮水不用嘴巴,而是用脚。原来,这种牛的四肢靠近蹄的地方,长有一个气囊,直通胃部。因此,只要在水里站上几分钟,就能吸上大量的水。

爱睡觉的牛:非洲有一种睡牛,称得上是“睡觉大王”了,它每天吃饱喝足以后,倒头便睡,一天最少睡二十个小时以上。这种牛既不会耕田,也不会拉车,甚至连路都走不动,走不到半里就

一字评价:享有京剧界“通天教主”美誉的王瑶卿先生曾对京剧四大名旦的艺术特色有过“一字评”:梅兰芳的“像”,尚小云的“棒”,程砚秋的“唱”,荀慧生的“浪”。

一字评论:1942年秋,著名作家老舍在四川青城山与碧野见面时,只用一个字:“翠!”就概括了“青城天下幽”的特色,实乃点睛妙笔。

一字嫁妆:清代著名诗人、书法家何绍基,在得知女儿准备出嫁后,从京城捎回一个箱子。喜事之日,女儿春梅打开箱子,全家愕然:原来箱内空空,只是箱底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个大字:“勤”。新婚夫妇领会了父亲的用意,于是娘家“勤”字嫁妆便成了他们治家的座右铭。

一字家书:上世纪60年代初期,著名作家赵树理收到大儿子赵广元向他索要的一封信,信的内容很精

艺苑摘英 一字趣闻

陈永坤 炼,只有一个字:“钱!”没想到赵树理的回信不仅快而且妙:“0!”他认为儿子既已自立,就不应再依赖父亲,可见赵树理教子之严。

一字联:清朝咸丰年间,有个文人举“墨”字求对,不少人以“书、纸”等字相对,只有一位姓张的文人以“泉”字对,十分巧妙,一时传为佳话。因为“墨”字上半部为“黑”,“泉”字上半部为“白”,各属颜色中的一种,且词义相反;两字下半部都为“土”,“水”,同属五行,奇趣



红林春早(国画) 吴奇

郑邑旧事 旧郑州的文化用品行业

王瑞明 杜丰涛

郑州文化用品行业,民国初年只有笔墨及小文具,土纸的出售。铁路通车后,客商四面八方云集,市场上开始出现有文具、纸张店铺。经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后,有较大发展,到解放前,已形成文化用品笔墨、纸张、仪器、旗帜礼品等四个自然行业。有关史料载:时年德化街、大同路到钱塘里、西大街、乔家、福寿街一带,文具店、书店、纸张店(庄)开营业的有10多家。其中,商务、中华两个书局,文林阁、文亦可文具纸张店已具规模。传统商品多来自北京、苏州、汉口、开封。到上世纪30年代初,进入发展较快时期。由于洋货涌入沿海,开始向上海、天津、广州进货,其次是汉口等。郑州文具图书店,大同路有世界、大东、中华、商务(龙文)四个书局和义聚魁文具店,南京路有金笔大王,美国派克金笔河南总经销,专卖上海金星、爱国、民权牌国内外金笔,附设修配金笔、钢笔等业务。石平街南口有一得阁、明德里第一阁墨水店;乔家、门有懿文斋,东郊睦里有淳

新书架 《北京电影学院78班回忆录》

黄雯

并总结了当时学院教学的真实情况,表达了对当时电影教育、教学的全面看法。我力图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,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,从学习、总结者的角度,从一个作者研究的角度,系统叙述“78班”所经历的报名、考试、复试、文考、体检、录取、报到、上学、读书、学习,以及论文写作、毕业、分配的全过程,披露“78班”生活的一些真实内幕,阐释“78班”和中国电影“第五代”这个群体的现象。以翔实资料佐证,具体的内容分析,朴实写作风格,探寻他们的成长历程和相关社会环境的历史,追溯他们的学习经历和教学过程对他们们的影响;整体梳理他们的社会、文化、教育、心理的关系,反思他们的教育成长以及与环境因素,这些成为研究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发展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。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

绿城杂俎 牛年话奇牛

彭满升

得歇下来喘喘气。但它有一种长处,那就是在不长的时间里能长出一千磅左右的肥肉,成为人们食用的美味佳肴。

吹风牛:在摩洛哥的瓦锡巴,出产一种名贵的牛——吹风牛,它不用鼻子

一字趣闻 独味,巧得很。

一字诗:一家文学刊物刊登了一首题为《生活》的诗,全诗只有一个字:“网”。它把生活中那种错综复杂,千丝万缕的关系,用一个简单的“网”字表现出来了。

一字座右铭:著名的山水画家李可染年轻时学画,曾经写了一个“王”字,作为座右铭。“王”与“亡”同音,其意思是学不好画毋宁死。正是在这种奋发精神的激励下,他勤学苦练,终于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著称于中国画坛。

一字解套:清朝幼时读书好嬉戏。一次,他又不肯读书,劝说又不听,活活一死鬼,穆宗哭了。老师灵机一动,翻出《论语》中“君子不器”,用手掩住器字下边两个口,要穆宗读“君子不哭”。既是圣人之言,当然要听,一个字解决了窘境。

宋梓南不说话了。

过了一会儿,宋梓南问:“你还听说了啥?”

顾亭云:“多了!几乎没有一个朋友不说你傻的,没有一个朋友不说你刚好了伤疤就忘了疼的。都说你在为下一次‘文化大革命’彻底打倒自己在准备黑材料哩!他们说,老宋现在的发展势头非常好,已经是副省部级干部,省委常委班子的主要成员了,只要一步步走稳了,再下一步,完全有可能提起来到哪个省去当一把手……就算是最差的估计,只要不出什么问题,在退休时,中央也会按惯例再提你一级,也会让你以正省部级圆满结束你这一生。你没有必要去干这种不太有把握的事情。深圳能有多大搞头?就是一个小渔场嘛,一共只有两三万人嘛!”

宋梓南:“深圳,这可是中央的一个试验田啊!这一回真的不一样了。中央的决心真的非常大……发了公报……”

顾亭云:“发了公报,做了决议,就一定成功?你想想过没有,如果不成功呢?如果出差错呢?你一生的英名,大半世的奋斗都会付之东流,毁于一旦。所有这一切,你考虑过吗?”

以后的两天,他俩好像有过一个约定似的,都在回避这个过于沉重和尖锐的话题。那天下班后,宋梓南见到秘书小马驱车匆匆赶来。

宋梓南:“怎么了,气喘吁吁的?”

小马:“刚才接到一个电话,说是您的一个老友张凡夫病危……”

张凡夫是宋梓南当年入党的介绍人,资格很老。打倒“四人帮”以后,本来也该得到别的老同志得到的那些待遇,但因为他的离职早,当级别定得低,他的问题就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

张凡夫住有一条早该拆迁的危旧小巷子里。宋梓南骑着自行车飞快地拐进这一条小巷子,在一幢日式的里弄房子前停下,急急地敲了一下门。张凡夫的儿子开门,慌不迭地对宋梓南说:“宋叔叔,我爸……我爸……”宋梓南顾不得听他多说,便冲进

门去。

张凡夫被送进急救室时,医院的院长书记听说宋梓南来送一个病人,立即都从楼上赶了下来。院长和书记都劝宋梓南:“上楼去歇一会儿。急救室这边有我们盯着。您放心吧……”

宋梓南把张凡夫交给他们二位后,就径直回到书记办公室给省委办公厅发了个电话。他问办公厅值班室的同志:“大前天我让你们通知邮电局给

可是王雪儿的短信却追了过来:你干吗呢?这么晚了还不睡?”

看到短信,张伟心中推测:难道王雪儿和他一样,猜想自己晚上和谁在应酬,所以才会这么问?这么一想,张伟感到了某种快乐。好像自己在王雪儿心中占着重要位置一样。他不想撒谎,就把晚上的应酬告诉了对方:晚上陪台里的哥们儿玩玩,刚结束,现在在吃砂锅豆腐。

等了很久都没见王雪儿反应,张伟心里一火就打了过去,结果对方关机了。

张伟惆怅地回到家里,倒了一盆热水,一边泡脚一边看剧本。心里却在等着什么,其实他自己也说不清在等什么。

工作到早上九点多,张伟头昏脑涨地把剧本塞到桌子。昏昏沉沉,看来该上床睡觉了,张伟突然想起下午一点还要陪人去医院,又把手机上闹钟。拿起手机,上面有一条短信:抱歉,刚到家,昨晚手机没电了。是王雪儿发过来的。

看到短信张伟感觉很是受用,这说明王雪儿心里还是有自己的。一高兴就忘了形,他回了一条:没事,朕赦你无罪。

这次王雪儿很快回了信息:别闹了,工作了一夜,赶紧睡。

张伟看王雪儿的短信,一丝暖意在心窝里化开。就在沙发上睡着了……

7. 让张伟郁闷的是,孙海那小子惹事儿了,泡了一演员,整大了人家肚子,又不敢出面陪着做手术,竟然跑到张伟这里来了,张伟向来仗义,不料这一帮,却帮出回生来。原来,主治医生是丁雷的母亲,丁雷看母亲时,见张伟陪一女子进妇产科,便把这信息添油加醋地告诉了王新。

那演员名叫肖亚红,前段时间肖亚红在孙海剧组拍戏,孙海有意地增加了她很多露脸的机会,还答应后期剪辑时尽量保留她的镜头。两人各取所需,在剧组就好上了,没想怀了孕。事后孙海也还算男人,给了一笔钱不说,而且剪辑时保留了肖亚红的戏份。肖亚红也就没找孙海大吵大闹,只是提出让孙海找个朋友陪她去流产。

王新倒是不相信那个女的真的和张伟有什么,更不相信是张伟把那女的肚子搞大的,道理很简单:一来,自己几乎天天和张伟在一起,他身边真有其他女人,肯定瞒不过去。二来,张伟如果真有什么问题,不会自己陪着那女的上医院的。这是他们这个圈子一个非常

无语地看着顾亭云,眼泪一下从眼眶里涌了出来。

第二天,宋梓南去钟灵那儿谈事,见面聊了几句,宋梓南说:“关于去深圳……”

钟灵问:“哦,考虑好了?”

宋梓南说:“其实无所谓考虑不考虑。但是,我有这么一个想法,如果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地方办特区,我希望组织上能派我去汕头。我是潮汕人……毕竟熟悉那儿……”

钟灵斩钉截铁地说:“这个问题不再讨论了。你去深圳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深圳离香港更近一些,那需要一个有想法又有工作力度的同志坐镇。”

宋梓南无奈地说:“定了?”

钟灵说:“定了。国务院的一个领导同志说过,办特区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。你宋梓南就去做这个当代中国的孙悟空吧。”

两天后,宋梓南参加完一次常委会,顺路又到张凡夫家看望。

张凡夫沉默了一会儿,问:“决定去深圳了?”

犯忌的东西,那就是当事人绝对不能露口,这一点上张伟无意告诉了她。让王新生气的是张伟不该瞒着她,这让她感到无法容忍:“你就说你陪朋友打胎又能怎么样?我会怀疑你吗?”

“老大,我不是被你的高压政策搞怕了吗?如果你真误会我跟我那一腿,那还不把我腿断了。”张伟陪着笑,心里不停骂孙海。

刚把孙海和肖亚红的一摊子烂事儿处理的差不多了,这天李凯又打来电话。李凯是孙海剧组的摄影助理,中戏毕业的。张伟一边铺床一边接电话:“老李,啥事,我正想睡觉呢。”

“是这样的,有个姑娘想考中戏的导演专业,晚上让我请你吃饭,你给她讲讲电影。”

“中戏,我想想,那就给她讲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。你让她白天先看一遍电影,晚上我给她讲,奶奶的,我快成壮丁了。”

张伟睡到下午,蔡总也打来了电话。

“老大,好几天都没临幸我了,我以为你把我抛弃了呢。”张伟一边扒拉眼屎一边套裤子。

蔡总的口气中没有一点玩笑的意思:“哥们儿,孙海是不是给了你一个剧本让你给孙海多加点戏?”

“嗯,我正在改,快修改出来了。”

蔡总压低了声音:“剧本不用改了,孙海梅已经和周导翻脸了。网上已经炒上天了。你休息,回头你把剧本扔在公司吧。”

张伟打回手机,时间还早,便和李凯约了晚上的饭局。他翻出王涛的电话来,在太平洋洲际酒店订了个包房,然后又拨了几个出版社的电话,便一起把明年小说的选题说了。

打完电话,张伟打了车向建材城赶去接王新。

张伟在路上突然想起把蔡总也约出来,拿出手机却不知道为何给王雪儿拨了电话,“忙啥呢?”

身陷娱乐圈

张磊 著

张凡夫同老家安电话,都几天了,安个电话就那难?限定他明天上午以前,必须给张凡夫同老家装上电话。安装电话的申请,由我来签字。装上装不上,让他们局领导在明天十一点前亲自给我报告结果。”

回到家,宋梓南掏出钥匙轻轻地打开家门,在厅里换上拖鞋,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里,客厅里的灯突然一下亮了。

宋梓南既意外,似乎又不感到意外地问老伴:“你还没睡?”

顾亭云说:“我们毕竟也是五十多,小六十的人了……跟你一起生活这么多年,担惊受怕这么多年,说心里话,我确实希望有个舒舒服服安安稳稳的晚年生活。”说到这里,顾亭云的眼眶有些湿润了。

宋梓南的眼眶也有些湿润了。

顾亭云说:“你让我说完……”

下午你走了后,我一个人闷坐在客厅里想了很长时间。我想如果在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,让你选择了只顾及这个家和我个人的安逸,你一定会痛苦余生,愧疚余生;而看着你那么痛苦,我想我也会非常痛苦的。”

“现在,组织上这么信任你,让你去办这个特区,趟这条新路,既然我也已经为你担惊受怕了一辈子,那就再让我为你担惊受怕一回,应该也无所谓了。”

宋梓南站了起来,无语地看着顾亭云,眼泪一下从眼眶里涌了出来。

第二天,宋梓南去钟灵那儿谈事,见面聊了几句,宋梓南说:“关于去深圳……”

钟灵问:“哦,考虑好了?”

宋梓南说:“其实无所谓考虑不考虑。但是,我有这么一个想法,如果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地方办特区,我希望组织上能派我去汕头。我是潮汕人……毕竟熟悉那儿……”

钟灵斩钉截铁地说:“这个问题不再讨论了。你去深圳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深圳离香港更近一些,那需要一个有想法又有工作力度的同志坐镇。”

宋梓南无奈地说:“定了?”

钟灵说:“定了。国务院的一个领导同志说过,办特区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。你宋梓南就去做这个当代中国的孙悟空吧。”

两天后,宋梓南参加完一次常委会,顺路又到张凡夫家看望。

张凡夫沉默了一会儿,问:“决定去深圳了?”

宋梓南站了起来,无语地看着顾亭云,眼泪一下从眼眶里涌了出来。

第二天,宋梓南去钟灵那儿谈事,见面聊了几句,宋梓南说:“关于去深圳……”

钟灵问:“哦,考虑好了?”

宋梓南说:“其实无所谓考虑不考虑。但是,我有这么一个想法,如果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地方办特区,我希望组织上能派我去汕头。我是潮汕人……毕竟熟悉那儿……”

钟灵斩钉截铁地说:“这个问题不再讨论了。你去深圳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深圳离香港更近一些,那需要一个有想法又有工作力度的同志坐镇。”

宋梓南无奈地说:“定了?”

钟灵说:“定了。国务院的一个领导同志说过,办特区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。你宋梓南就去做这个当代中国的孙悟空吧。”

两天后,宋梓南参加完一次常委会,顺路又到张凡夫家看望。

张凡夫沉默了一会儿,问:“决定去深圳了?”

宋梓南站了起来,无语地看着顾亭云,眼泪一下从眼眶里涌了出来。

第二天,宋梓南去钟灵那儿谈事,见面聊了几句,宋梓南说:“关于去深圳……”

钟灵问:“哦,考虑好了?”

宋梓南说:“其实无所谓考虑不考虑。但是,我有这么一个想法,如果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地方办特区,我希望组织上能派我去汕头。我是潮汕人……毕竟熟悉那儿……”

钟灵斩钉截铁地说:“这个问题不再讨论了。你去深圳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深圳离香港更近一些,那需要一个有想法又有工作力度的同志坐镇。”

宋梓南无奈地说:“定了?”

钟灵说:“定了。国务院的一个领导同志说过,办特区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。你宋梓南就去做这个当代中国的孙悟空吧。”

两天后,宋梓南参加完一次常委会,顺路又到张凡夫家看望。

张凡夫沉默了一会儿,问:“决定去深圳了?”

宋梓南站了起来,无语地看着顾亭云,眼泪一下从眼眶里涌了出来。

第二天,宋梓南去钟灵那儿谈事,见面聊了几句,宋梓南说:“关于去深圳……”

钟灵问:“哦,考虑好了?”

宋梓南说:“其实无所谓考虑不考虑。但是,我有这么一个想法,如果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地方办特区,我希望组织上能派我去汕头。我是潮汕人……毕竟熟悉那儿……”

钟灵斩钉截铁地说:“这个问题不再讨论了。你去深圳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深圳离香港更近一些,那需要一个有想法又有工作力度的同志坐镇。”

宋梓南无奈地说:“定了?”

钟灵说:“定了。国务院的一个领导同志说过,办特区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。你宋梓南就去做这个当代中国的孙悟空吧。”

两天后,宋梓南参加完一次常委会,顺路又到张凡夫家看望。

张凡夫沉默了一会儿,问:“决定去深圳了?”

宋梓南站了起来,无语地看着顾亭云,眼泪一下从眼眶里涌了出来。

第二天,宋梓南去钟灵那儿谈事,见面聊了几句,宋梓南说:“关于去深圳……”

钟灵问:“哦,考虑好了?”

宋梓南说:“其实无所谓考虑不考虑。但是,我有这么一个想法,如果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地方办特区,我希望组织上能派我去汕头。我是潮汕人……毕竟熟悉那儿……”

钟灵斩钉截铁地说:“这个问题不再讨论了。你去深圳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深圳离香港更近一些,那需要一个有想法又有工作力度的同志坐镇。”

宋梓南无奈地说:“定了?”

钟灵说:“定了。国务院的一个领导同志说过,办特区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。你宋梓南就去做这个当代中国的孙悟空吧。”

两天后,宋梓南参加完一次常委会,顺路又到张凡夫家看望。

张凡夫沉默了一会儿,问:“决定去深圳了?”

宋梓南站了起来,无语地看着顾亭云,眼泪一下从眼眶里涌了出来。

第二天,宋梓南去钟灵那儿谈事,见面聊了几句,宋梓南说:“关于去深圳……”

钟灵问:“哦,考虑好了?”

宋梓南说:“其实无所谓考虑不考虑。但是,我有这么一个想法,如果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地方办特区,我希望组织上能派我去汕头。我是潮汕人……毕竟熟悉那儿……”

钟灵斩钉截铁地说:“这个问题不再讨论了。你去深圳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深圳离香港更近一些,那需要一个有想法又有工作力度的同志坐镇。”

宋梓南无奈地说:“定了?”

钟灵说:“定了。国务院的一个领导同志说过,办特区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。你宋梓南就去做这个当代中国的孙悟空吧。”

两天后,宋梓南参加完一次常委会,顺路又到张凡夫家看望。

张凡夫沉默了一会儿,问:“决定去深圳了?”

宋梓南站了起来,无语地看着顾亭云,眼泪一下从眼眶里涌了出来。

第二天,宋梓南去钟灵那儿谈事,见面聊了几句,宋梓南说:“关于去深圳……”

钟灵问:“哦,考虑好了?”

宋梓南说:“其实无所谓考虑不考虑。但是,我有这么一个想法,如果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地方办特区,我希望组织上能派我去汕头。我是潮汕人……毕竟熟悉那儿……”

钟灵斩钉截铁地说:“这个问题不再讨论了。你去深圳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深圳离香港更近一些,那需要一个有想法又有工作力度的同志坐镇。”

宋梓南无奈地说:“定了?”

钟灵说:“定了。国务院的一个领导同志说过,办特区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。你宋梓南就去做这个当代中国的孙悟空吧。”

两天后,宋梓南参加完一次常委会,顺路又到张凡夫家看望。

张凡夫沉默了一会儿,问:“决定去深圳了?”